

# 爱上一座城,始于颜值终于文化



《花瓶里的玫瑰》  
文森特梵高法

## 且将新火试新茶

江初昕

喝茶是我平时生活里的一件要紧事,不可一日无此君。一杯清茶在手,享受着幻术般的甘露与风雅,慢慢地从中感悟到微妙变化。

在众多茶叶中,我最喜欢家乡的绿茶。过了清明节,气温逐渐回升,茶树上冒出嫩绿的新茶,站在茶园里放眼望去,像一块绿色的毯子铺在田野中。

春茶享受着清晨的露水和明媚的春光,用不了几天,就长成六七厘米长,采摘谷雨茶也就开始了。茶农们挎着竹篮三三两两来到茶园里,一垄垄翠绿的茶随风摇曳,空气散发着阵阵淡淡的清香。

谷雨前的茶叶多半为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,芽头饱满,叶片厚实。早上趁着露水采摘回来,先晾干露水,再用柴火在锅中杀青,在竹匾中揉搓、晾晒、晒干,最后放在炭火中烘焙干燥。

除了必不可少的做茶工序,做茶时火候的掌握也至关重要。如此,做出来的茶叶才会碧绿清香。

现在众多人喜爱明前茶,赶早尝香。明前茶多为苞芽,还没有张开叶片,这样的茶叶观感很好,用开水泡起来,根根芽茶如银针一般竖立在滚水中,煞是好看。但是明前茶价格昂贵,真正喜欢喝茶的人,不会购买明前茶,主要原因就是汤汁太薄,不经泡。

谷雨茶就不同了,在茶乡中,流传这样的一句话:“茶叶两头尖,谷雨值千金”,这也是制茶人祖辈传下来的说法。谷雨茶受气温影响,发育充分,叶肥汁满,汤浓味厚,远比明前茶耐泡。古人也对谷雨茶情有独钟,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谈到采茶的时节:“清明太早,立夏太迟,谷雨前后,其时适中。”

## “网红”阿婆

蔡璐

年近九十岁高龄的阿婆最近迷上了拍短视频,每天抱着手机茶饭不思。

年夜饭的餐桌上,家庭微信群里突然弹出阿婆拍的一条视频,一旁的阿婆乐呵呵地说:“我发新作品了,大伙儿快去点赞评论。”

视频内容很简单,是一家人在一起忙碌的画面:妈妈在炒菜,叔叔在沙发上嗑瓜子,表弟表妹在一旁打游戏……老人机拍摄出来的粗糙画质感,背景音乐也有些嘈杂,只有几个家人点赞评论。

第二天一早,大家正在餐桌前吃饺子,阿婆又拿着手机一会儿对着这个,一会儿对着那个地拍。姑姑多次劝阻,阿婆才勉为其难放下手机,关闭刚拍好还未来得及发送出去的视频。

大年初三,亲戚们各回各家了,后面几天阿婆还是会照例在家庭群里发视频,只是风格从往日的喜庆变得有些黯淡。直到一天,阿婆发了条在我们看来有些“无趣”的视频,视频里,一碗小米粥,一碟小咸菜,并配上文字,“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睡觉”,还鼓动大家点赞评论,这引起了叔叔的不满。

脾气暴躁的叔叔,第一次在群里对阿婆发了脾气,“妈,你成天发这些无聊的内容也就算了,为啥还让我们浪费时间点赞评论?还真觉得自己那么大岁数能当网红?”微信群里一时鸦雀无声。

第二天一早,大家还在睡梦里,阿婆在群里回了一行字,“我不是想当网红,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的存在,想多和你们说几句话。”起床后看到这句话,我有些无语凝噎,叔叔也为自己的话惭愧不已。

为了哄阿婆开心,还在读大学的表弟将阿婆拍视频的事改编成了剧本,和同学一起表演,并拍成视频发到网上。没想到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很快破百万,这一次阿婆真的成了“网红”。

我把那条短视频发给阿婆看,问她什么感受。过了良久,她没说什么,只是默默地在视频评论区给其中一条点了赞。那条评论写道:“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,工作在外已经三年未回家过年,今年无论如何要回家看看。”

## 带着心灵去踏青

章长生

春天,万物苏醒。抬眼望去,春色弥漫整个世界:山青了,水秀了,花开了,草绿了,风暖了,天蓝了……处处桃红柳绿、莺飞草长。

春季,适合外出旅游。或一家老少出发,或相约三五好友同行,或择团出游,或作独行之客。海边、湖畔、草原、峡谷、山脊、林道、田野、农庄,晒晒暖阳,吹吹微风,闻闻花香,品品茶。古往今来,春游冠以游春、踏青、寻春和探春等许多雅称。

古代许多文献及诗文中都记载了春游习俗的生动景象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记载,孔子问弟子们的志向,问到曾皙(亦名曾点):“点,尔何如?”曾皙曰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!”

魏晋时期,春游则在精神上多了一层雅趣,文人墨客喜欢在春游中喝酒行诗,《兰亭序》就是春游之作,“永和九年,岁在癸丑,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。”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,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、孙绰等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,饮酒赋诗。王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,并作序一篇,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由此而来。

春游习俗,历代相沿不衰,特别是到了唐宋,更是盛行。“三月三日气象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杜甫描绘的正是唐代人们春游的盛况。白居易对春游习俗说得更为直接,他在《春游》诗中写道:“逢春不游乐,但恐是痴人。”

踏青,是一种日常的习惯活动,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据《周礼》记载,古代的君王和贵族们会在春季组织踏青活动,目的是欣赏春光、搜寻美景、陶冶情操。而对普通百姓来说,踏青则是一种锻炼身体、增强体质、放松心情娱乐生活。

踏青,不只是欣赏美景,更能触景生情、愉快身心。时下春光正好,不如带着心灵去踏青,拥抱自然,享受春色。

一定要体会当地人惬意的生活方式。早上的“皮包水”指的是喝早茶,扬州人自古就有呼朋引伴喝早茶的习惯。扬州早茶的仪式感铺在层层叠叠的笼屉上,三丁包子、千层油糕、翡翠烧卖、蟹黄蒸饺……光面点就有10多种,再加上干丝、肴肉、蛋等,一张菜单列得长长的,不花个三五天,没法尝遍。一杯绿杨春人口,清甜甘洌。

晚上的“水包皮”,指的是扬州泡澡搓背。相传当年乾隆来扬州,体验了一次搓背之后,不禁赞叹道:扬州搓背天下第一绝!如今扬州搓背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的手法有着严格的国家标准。

关东街、皮市街、彩衣街,扬州这些网红商业街在旅游旺季时拥挤不堪,饭馆一座难求。每次坐出租车,这种情形必被司机吐槽。在“老扬州”心中,那些个网红餐厅“才几年光景?跟我们上百年的老字号没得比。”国庆路的老街、老字号,抑或是家门口的路边摊,才是他们的心中最爱,百年老店里收藏着浓浓的记忆,承载着儿时的味道。

作为历史上典型的消费城市,扬州文化是以商人、市民和文士为主体创造出来的。时至今日,扬州仍然保留了浓郁的市井文化,造就了扬州人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。

漫步在斑驳狭窄的老街上,看着路边卖盐水老鹅的三轮车前排着的长长队伍,感受着扬州的“慢”。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在这明媚的人间四月天,在江南的烟火气中,卸下拼搏的疲惫,让一直奔跑的心灵,小憩一下。

“早上皮包水,晚上水包皮”,去了扬州,

“慢生活”:藏在小巷深处的烟火气

“厚韵味”:曾经一线都市的底气

“晓起凭栏,六代青山都到眼;晚来对酒,二分明月正当头。”平山堂内至今保有很多对联、匾额,记载着当年欧阳修在此举行诗文酒会、与民同乐的故事。遥想当年文人名士,寄情山水。平山堂,便是他们的诗和远方。

而老扬州人对地名的执着,许是欢喜着文人的风骨,更或是来自千年都市的底气。

这种清瘦的神韵也遍布整个扬州城。由于城市不大,街道大多是窄窄的,寻常饭馆也是小小的,就算是几A级的景点也都精巧雅致,不铺张、不喧闹,也不在意游客的打量 and 评价,就这样安静地守着自己的风韵。

讲究细节,是“瘦”而有味的精髓。清代扬州盐商黄至筠的宅邸私家园林——个园,与其他地方的园林相比,“瘦小”不少,但其中遍植青竹,以春夏秋冬四季假山而胜。在面积不足五十亩的园子里,开辟了四个形态逼真的假山区,分别命以春、夏、秋、冬。“春景艳冶而如笑,夏山苍翠而如滴,秋山明净而如妆,冬景惨淡而如睡”的诗情画意跃然眼前,沁人心脾。

而另一处始建于清代中期的古典园林建筑何园,被誉为“晚清第一园”。它充分发挥了廊道建筑的功能和魅力,1500米复道回廊,是中国园林中少有的景观。左右分流、高低勾搭、街山环水、登堂入室,形成全方位立体景观和全天候游览空间,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回环变化之美和四通八达之妙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厚韵味”:曾经一线都市的底气

“在隋朝,扬州可是妥妥的一线大都市。”坐在夜游古运河的游船上,耳边传来导游自信满满的介绍,运河两岸的旧时繁华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扬州是一座与古运河共生长的文化名城。历史上,由于运河航运的发达和地理优势,扬州成为江南联系皖、赣、湘、鄂等地的南北交通的要冲,也是历代盐运中心,工商业发



春山晴霭 (卷)  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仇英(约1498年~约1552年),字实父,号十洲,江苏太仓人,明代绘画大师。仇英出身寒门,幼年失学,曾习漆工,后拜师周臣,成为画家。这幅作品是其创作的一幅中国古画,画中有房舍、青山、绿树、桃花、百姓等。

## 堂前燕子衔春泥

张殊轲

前阵子回老家,我在老屋的檐下看到了被弃用的燕巢。小时候,每年春天,都有两只燕子不知从何处出发,飞过多少个山头,穿过多少户人家,最终回到这个燕巢。

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雨打,燕巢难免有些破损,然而归来的燕子不弃旧,修葺后继续居住。

有一年春天,燕子归来后,不时有碎泥从燕巢掉落。我问母亲原因,母亲抬头看了看,说:“这个窝太旧了。它们要筑新窝了。”果然,那几天燕子在屋前不停飞行,这看着那瞧瞧,应该是在给新家选址呢。最终,新家被安

听说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钓源有个花朝节。周末,一个前同事邀我们去赏花。

一声鸟鸣唤醒了钓源的春天。还未进钓源村,金黄的油菜花海,从山坡涌向山谷,又从山谷涌向田野,在蓝天与红土之间泛起一波波热烈、蓬勃、炫目的金色浪花。整个钓源成了一个大花园,游人如织,热闹非凡。

前同事和我性情相似,厌闹喜静。她提议,菜花之爱宜乎众矣,现在烟花三月,钓源的桃花娇艳欲滴,不如躲起来赏桃花。就这样我们走在吹面还寒的杨柳风里,在钓源寻桃花。

我们穿村过户,进入钓源深处,有的人家院落里种着桃树,满园春色关不住,几枝桃花出墙来。那一枝枝一簇簇的桃花搁在围栏上,红得妩媚,红得摄人心魄。

在旧巢旁。

选好址后,燕子开始寻找建造新家的材料。衔回泥的燕子,扑腾着翅膀,抖动着尖喙将泥吐出,糊在新家的位置,稍作整理后,又马不停蹄地去搬运材料了。过了一会儿,一只燕子飞回,在原来的泥往上叠加。如此反复。其间,燕子不时衔回长长的草茎,嵌在泥巴之间,给巢穴加固。

燕子每次衔回的泥很少,来回飞行的时间间隔又太长。我不禁想:它们能在这个春天做好自己的小屋吗?我看了半天,脖子都僵硬了,仍不见巢穴有很大的进展,慢慢失

有的人家敞开门,从外望去带雨的桃花极其鲜艳,院子里随意摆放着椅子,竹竿上晾着衣服,装满水的桶里浮着用葫芦做的瓢,好一派乡土风情。

跨过小溪,在钓源的一口水塘边,我们钻进一片桃花林,满眼落红无数。清风徐来,有的花瓣飘落旁边的水塘里,泛起阵阵涟漪,漂浮的花瓣仿佛给宁静的水塘染了一抹胭脂。我想,如果黛玉在场,看到落花流水春去也,

## 钓源桃花

曾招娣

一定感极而悲,唱着“质本洁来还洁去,不教污淖陷渠沟”。

桃花赋予春天太多人文韵味。我们在桃花林里吟诵白居易的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,王维的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”,崔护的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……落花满襟,看着眼前美景,吟着古人美诗,爱惜地抖落身上的花瓣,不断向桃林深处走去。

## 芫荽之味

马庆民

春季天气渐暖,野菜开始肆意滋长,人们的餐桌上也变得热闹起来,散发着春天的清香。

昨天,母亲发来视频,向我炫耀起她捌伤的菜地,口口声声夸赞那一畦青青的芫荽。看着视频,我仿佛置身绿油油的菜地,整个人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。

母亲口中的芫荽,其实就是大伙常说的香菜,也称胡荽,因为它源于地中海地区,有历史记载说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,在中国久有种植历史。

《齐民要术》卷三专有一节:“胡荽宜黑软青沙良地,三遍熟耕。树阴下,得;禾豆处,亦得。春种者用秋耕地。开春冻解地起有润泽时,急接泽种之。”详细讲述了如何在春季栽种胡荽。

在我们老家胡荽为何又叫“芫荽”,我不得而知,只知道春天的青菜里,它是最嫩的,最鲜的,也是最香的。

但事实上并非人人都能接受芫荽的香。对于这一青菜物种,向来有两派阵营。喜欢的人非常喜欢,如王世襄老先生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。他在《锦灰堆》里写道:“香菜也须在农贸市场选购,细而长的不如短而茁的好。做一盘炒鳝糊,如果胡椒粉、香菜不合格,未免太煞风景了。”显然,他对芫荽是情有独钟的。

而另一位美食大家梁实秋,在《雅舍谈吃》中说盐爆肚儿是他的最爱,其做法:不勾淀粉,但必须要加一些芫荽梗、葱花,才能清清爽爽;又在《白肉》一篇中讲:吃白肉下饭,须佐一碟芫荽末……可见,梁先生喜欢芫荽,顿顿离不开。

可是不喜欢芫荽的人却对其厌恶非常。不管在家,还是下馆子,定要刻意嘱咐一句:不要放芫荽!在他们看来,这几片叶子,有着“离经叛道”的气味,能将整顿饭毁掉。

清代美食大咖袁枚,将日常所食所闻整理成一册《随园食单》传世,成为近现代饮食界的武林秘笈。整整一部食单,涉猎广深,无一不提及芫荽,尤其在芫荽应该出现的场合,也多以葱、蒜、椒等替代,显然,大约袁枚是讨厌芫荽之人!

最懂人间烟火气的汪曾祺老爷子,更是对芫荽避之不及,曾明确表态“不喜欢吃芫荽,因为与臭虫味”。

然而,尽管有人爱,有人恨,但作为一种酒家饭馆、市井坊间常用的提味蔬菜,大多数情况下,芫荽是作厨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。一盆牛肉火锅,一碗肉丝面,一盘凉拌菜……撒些芫荽菜、葱花上去,独有的气韵,桀骜不驯的冲劲,红和绿绝妙搭配,不仅能锦上添花,也能让人满口生津,齿颊留香。

老家的吃芫荽则更简单,薅一把下来,用水洗干净,切碎,配上香椿芽,放一个鲜辣椒,加少许的盐、香油、味精,用筷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。就着馒头,再配上一碗玉米粥,甯提多美了。

我喜欢吃芫荽,做菜出锅时也必不可少地要放一些。它除了带给我味觉上的享受。《本草纲目》里称“芫荽性味辛温香窜,内通心脾,外达四肢”,又可开胃消郁还可止痛解毒,是视觉和味蕾的升华,简直妙不可言。

芫荽虽不是桌上的主角,但它却成全着一道道美味佳肴,不张扬不妖艳,用它明媚而独特的味道,让平淡变得鲜活起来。